

H

命运魔方

陈学书 著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文学丛书第2辑

贵州文学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H

命运魔方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辑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氣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谨，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颁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 5. 30. 贵阳

目 录

山国女子	(1)
远山	(45)
命运魔方	(97)
都市流行色	(178)
野牛寨	(214)
普阿山轶事	(268)

山 国 女 子

走了半天，罗子文好不容易才爬上东边那架又高又大的野猪梁子。亚热带的骄阳正大展淫威，不仅热得他周身汗水，而且还把周围的空气炙烤得燥热难当，仿佛擦一根火柴就能点燃起来。

眼前一望无际的大山，连天皆碧。云南松，山毛榉、白桦、滇杨、红杉……还有许许多多连他这位木匠师傅也叫不出名字来的树木混生在一起，组成了又浓又密的大森林。各色各类的树干和枝叶间，到处是相互攀附，互相缠绕的藤蔓和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野花、野果和密密麻麻的山茅草，狗尾巴草。偶尔传来几声啄木鸟的丁丁啄木声和画眉鸟的鸣叫，更显得南方山野的空旷和寂寥。

“对头，年轻人，到山里闯闯也好！”进山前，那位开店子的四川小老乡说：“不过，山里的女子厉害，是火，小心啊！”

“取笑！”罗子文一笑置之。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罗！扛起扁担郎郎扯，嘤扯，上山岗罗……”

有人在唱。那是罗子文的三洋牌收录机，唱的是他家乡的四川民歌。如今在这异地他乡，听起来格外有味。

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马铃薯声，嘤嘤当当地在空山里回响着。罗子文的神经立马兴奋起来，有马帮就好，要不往哪走还不知道呢。

河边的寨子里正在赶场。这个寨子不大，总共五六十户人家，一色的木吊脚楼，依山傍水，绿树掩映，风景倒也十分优美。场子不大，赶场人却不少。这里位于川、滇、黔交界之地，人们的穿着打扮也不相同，还有不少穿绣花长袍的彝家姑娘和穿花短裙子的苗家少女。卖酒的人特别多，卖刀子和猎枪的也不少，尽管大部分男人都带着武器。但那些卖刀枪的摊子生意仍然十分兴隆，一排排的猎枪和匕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卖枪刀的多是彪悍的汉子，卖酒的则多是笑得甜蜜蜜的女人。山民们在酒摊边上围着，大碗大碗地喝酒，大块大块地吃肉，不论男人或女人，或蹲或坐，都一样的豪放，一样的洒脱。

他找了个酒摊子坐下来，那卖酒的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大女人，穿一件大襟绣花上衣，袖口上还有云纹，她从汤锅里舀出来热乎乎的羊肉汤和煮得泡泡的豆腐干子，又给罗子文打了二两米酒。

旁边的酒摊上蹲着五六个当地人，其中有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喝酒喝得特别怪，他不吃菜，也不嚼那山里人爱吃的炒黄豆，而只将一只只鲜红的辣椒就着烧酒往嘴里送。

赶场人不停地在罗子文周围走来走去，高声说笑，激烈地争论，不停地讨价还价，有的话罗子文勉强能够听懂，有的他就没法听懂了，不过，他倒觉得挺新奇，挺有意思。尤其是左边大树下那个卖刀的汉子，他一边叽哩哇啦地大声吆喝着，一边把匕首往那伤痕累累的树身上扔去，待那匕首插满了树身，再一一取下来又往树上扔，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他那黧黑的汗涔涔的光脊梁，油光光地发亮。公开贩卖武器，在罗子文的故乡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就连离这儿不远的县城里也没人敢公开在市场上买刀卖枪。大约山里头都如此吧，他想。

“养花妹子，逛街子来了？”卖汤锅的大嫂笑着向人打招呼。

“铡刀坏了，来整整。”回答的是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罗子文禁不住调头一看，原来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人，鹅卵形面

庞，浓眉大眼，身材高挑，一口牙齿洁白如玉，长得十分漂亮。

“来！坐下，吃点晌午。”大嫂热情地招呼。

“不了，我刚刚吃过。”那叫荞花的女子不坐，笑道：“阿龙要吃荞凉粉，小香的凉粉做得好，我也吃了两大碗呢。”罗子文这才看见女子身旁还有个十来岁的少年，那少年的长相酷似荞花，看样子是两姐弟。

“那么，吃碗米酒，解解渴。”大嫂子打了碗米酒，递过去。

荞花端起酒碗咕噜噜一口气干了，放下碗时，见罗子文正定定地望着自己，不禁脸一红，心把目光调开了。

罗子文心中一热，忙低下头喝起汤来，那羊肉汤锅炖得正到火候，好鲜！

“妹子，你们出门不怕？”大嫂问。

“怕么？豹子来了我打断只脚。”荞花笑着说：“我带着枪呢。”

这时，那边一阵铜锣声响，人群骚动起来。罗子文也好奇地站起来向场口张望着。

锣声继续响着。只见七八条精壮的汉子，持刀挎枪，押着对青年男女从场口那边走过来。

“游街了！游街了！”有人在喊。

游街人走近了。那男的三十来岁年纪，身材高大结实，一身古铜色的肌肉十分发达，他身上除了一条裤衩，全都赤裸着，而且满身都是伤痕，左边面颊上被人划了一刀，这一刀划得好狠，破了相，那伤口足有两寸来长，划破的肌肉血淋淋地向外翻卷着，像是被人打肿了的嘴巴。和汉子缚在一条羊毛绳上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她被人剥去了上衣，白生生的胸脯上挂了只破草鞋，那草鞋垂挂在他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走起路来晃来晃去的。这女子身上全是一条条青的紫的伤痕，赤裸的双脚鲜血淋淋。奇怪的是，这女子也和那男人一样，虽然到了如此地步，却毫不畏惧，眼睛里射出来的全是冷冷的满含仇恨的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血淋淋的，好野蛮！罗子文边看，心里边想。

“嗨！这个古石匠，只晓得安逸，这回挨惨了！”

“花家的人是好惹的么？哼！这个古大山的胆子也太大了，么子女人玩不得？偏偏沾上她。”

旁边摊子上那几个喝酒的汉子在议论，刚才说话的是个穿蓝色制服的人，这人嘴里镶了颗黄灿灿的金牙，看样子差不多三十来岁。

铜锣缓缓地，有气无力地响着，游街的人慢慢地走过场坝。突然，那女子被石头一绊，一个踉跄，跌倒了，围观的人群里立马便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女人在地上挣扎着，想撑起来。赤身男人走过去想帮帮她，可双手都被捆住，使不上劲来。那个押解人的刀条脸黑汉子几步迈过去，恶狠狠地照着那女子腰杆上一脚踢去，那女人立马尖叫起来，他随即伸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提起来，劈面扇了好一记重重的耳光，女人鼻孔立马流出鲜红的血来。

赤身男人瞪着眼，叫道：“花老四，算老子倒楣，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欺负个妇人，你算什么男子汉！事做绝了，要报应！”

“你还嘴犟？！”花老四的刀条脸一变色，一双血红的眼睛瞪得溜圆，抡起手里的马刀，往古大山那赤裸的背上就是狠狠的一刀背。

“唉！”古大山痛得一呲牙，到底还是忍住了，只是那背上又添了一道紫红的伤痕。

“瓦秘书，你不管一管，花老四这么整，要出人命呢。”卖汤锅的大嫂看不下去了，对旁边蹲着喝酒的那个金牙齿说。

“管？”瓦秘书口里的金牙亮晃晃地，说：“他是自作自受，哪个叫他去翻人家壁头，偷人家婆娘。”

“对！哈哈……做得偷花贼，就挨得大绳子，管得起！”瓦秘书旁一个矮壮的黑汉子笑着说，这人带一顶解放帽，看样子也是个乡村

干部。

“哟！你们当干部的咋个心肠好硬？”大嫂说：“人命关天哪！游了几天了，要整出人命来呢！没瞧见？那肚皮里还有一个哪。要说偷人，那是冤枉呢，一个死了男人，一个没有婆娘，两相情愿，咋叫偷？”

“是么，婚姻法规定，自由恋爱，国家法律有保障。”罗子文听大嫂子这么一说，也感到愤愤不平：“这么干，太野蛮，不像话！”

“是怪事呢！”旁边那叫荞花的女子讥讽道：“光天化日的，拴人、杀人都没人管，还有么子公道？”

“这位同志说得对。”罗子文像是遇到了知音，说道：“当干部的不管，谁管？难怪老百姓要乱来，不讲理。”

“呃，兄弟，莫乱讲，你是外乡人，当心惹祸，山里头不比外头。”大嫂忙小声关照他。

谁知那瓦秘书早动了怒，只见他把酒碗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把眼瞪得像对铜铃，喷着满嘴酒气吼道：“你他妈的是谁？也敢来胡说八道。我看你是他妈的想找不自在了。”

“你？你怎么骂人？”罗子文凭空受了侮辱，心里老大不舒服，质问道。

“骂人？老子还想打人呢。”瓦秘书咆哮起来：“惹我冒火，不一绳子捆了你才怪！”

“你敢！”旁边的荞花接过话去：“硬是山中无老虎，你瓦六斤称大王啦！动不动就要捆人，还有点王法没有？”

“这……”瓦六斤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换了张脸说：“荞花妹子，你别生气，这不关你的事。”

“哼！不关我的事？大路不平旁人铲嘛！你几爷崽吃冤枉，白拿国家几十块钱的工资，屁事不管，还好意思，又不让人家讲话。”荞花数落道：“你还要整人家外地人，我怕你是昏了头了，只怕是好请不好送，到头来下不了台子呢！”

“我……”瓦秘书尴尬地陪着笑脸，“我，只是想吓吓他，哪能呢！嘿嘿，养花妹子，我昨天还在区上见着你公公呢，班区长他身体可好啦，哦！要进城开么子会呢，嘿嘿……”

“哼！”养花不理他，转身向罗子文说：“这位大哥，要赶路呢，趁天早哩。”

这女子是什么人呢？罗子文一直在想。

二

红日西斜。

罗子文独自循着远处那马帮的马铃声在老林里赶路。小三洋不复再响。人地生疏，天色渐晚，那隐隐约约的马铃声倏然间像风一般消失了，使他骤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

他的家在川南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两年前，姐姐出嫁，母亲去世，那间小土墙房让给了堂房的二哥，承包的田地让给了姐姐。他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凭自己的力气和手艺挣钱，想存起来娶媳妇。外出一年，他节衣缩食，勤巴苦挣，总算存了八百多元钱，可去年年底回家去了一趟，却叫他寒透了心。原来，他的那个相好玉芬儿在他出门以后就被一个管乡镇企业的头头看上了，招她去当了社办厂的车工，后来居然在那位头头的帮助下，胆子也大了，肚子也大了。他一怒之下，跑到乡公所里把那对狗男女关在房间里揍了个鼻青脸肿，一跺脚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村子。

“怕个锤子！”火车站上那个“川军”头目愤愤不平地说：“小老弟，天地大得很，哪里没有吃饭的地方？”那家伙神通广大，手下有千多人马，是个吃得开的人物。

罗子文在他手下干了两个月，有风声说那头头要来找麻烦。

走！“川军”头目花了两张大团结钞票，给他弄了张证明，又奉

送一套木工工具，把他打发出了省城，到三百里外的煤城去干活路。恰逢公路大塌方，通往煤城的公路不通车，于是，罗子文便步行抄了这条近道。

哐当！哐当！

马铃薯又响起来，一声声在空寂的山野间回应着。罗子文的神经兴奋起来，步子也加快了。

妹家门前一口塘，
一年四季水汪汪，
哪天下塘洗个澡，
一身毛病精打光。

马帮里有人唱歌，唱完了，接着便是一声长长的啊嘞嘞……空山里，格外有味儿。

“木匠阿哥，你走错了路。”赶马的小伙子告诉罗子文：“这回你得从左边往下走，下大峡谷，过吊水岩，多绕几十里哩。”赶马小伙长得高大魁梧，大包头，大裤脚，敞开的白汗衫里露出根白色的绣花大裤腰带，那模样好潇洒。

“今晚你就宿在吊水岩下班家马店里吧。”赶马小伙说：“天闷得很，怕要下雨呢，你是远方人，又没带刀枪，老林里晚上有野物呢。”小伙子好客气，他说话的时候，马帮仍旧在山路上行走着，几匹马都驮着黑油油的煤炭。

三

前面隐隐传来了狗吠声，罗子文迫不及待地穿过浓密的林子向前走去，不多久便已站到了大峡谷的边沿。

这条峡谷又深又长，峡谷两边尽是几十丈高的悬崖峭壁，刀劈斧凿一般。峡谷两端，被高大的山岩和茂密的森林遮挡着，活脱脱

像一只上窄下宽封闭着的口袋。一道银白色的瀑布从高高的岩头上倒挂下来，像一条银龙腾空而起扑入岩下的深潭，这可能就是那吊水岩了，那么，岩脚下那几间茅草房大概是班家马店了。罗子文想着，把目光移向峡谷里那片红色的荞花，荞地旁边是绿油油的草地，几只牲畜正在草地上吃草。

下山的路并不好走，特别是悬岩上那笔直而下的石梯，一级级几乎垂直而立，稍不注意便会演一出空中飞人。罗子文斜着身子，小心翼翼抓紧路边的树枝和茅草一步步往下挪动，不一会便气喘吁吁，满头冷汗。

咩咩！咩！

旁边的岩腔里传来一阵奶声奶气的羊叫声，罗子文定睛一看，岩腔里有几只大山羊带着两只雪白的小羊羔在吃草，那岩腔离地面很高，上下均无路可通。四川老乡告诉过他，山里人养羊的习惯很怪，把小羊用绳子竹筐吊到岩壁上就再不管了，以后它们就自生自长，繁衍后代，几年几十年之后便会发展成一群。那里一般的野兽上不去，羊也下不来逃不掉，安全又简单。罗子文还听人说过，山里边有些女子会放药，看上了谁就让他吃顺心药，那男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去爱那女人，他不相信，觉得好笑。

壁陡的石梯终于一步步走完了，罗子文走到马店院门外，一条大黑狗在院里汪汪地大声狂叫，立刻引来一连串的犬吠声，好吓人！

“是你？”马店女主人喝住狂吠不已的大黑狗，惊异地问道：“你转到么子地方去了？这时才到？”说完莞尔一笑，一口银牙，雪白。

这不就是荞花吗？她的声音好生清脆，那笑容足可以让人忘掉一天的疲劳和不快。

“迷路了，在山里转了大半天。”罗子文感激地说：“真想不到又遇见了你，场坝上的事，还真是多亏了你。”

“没什么，那砍头的欺软怕硬。”荞花说。

院子里堆着许多柴木和草料，散发出一阵阵浓烈的木材香和苦蒿味、马粪味。车边的马圈旁停着两辆马车，马圈里的马正在吃草。一个长脸汉子蹲在堂屋门坎边抱着个大竹烟筒抽烟。

养花把罗子文引起堂屋，帮他放下工具，打来洗脸水，让他洗脸，回头对厨房里喊道：“普家大哥，月亮都要出来了，你整快点啊，等你吃饭呢。”

厨房里有个人答道：“就好！砍个脑壳，快当！”

砍脑壳？莫非是杀鸡宰猪？罗子文往厨房里一望，原来是个壮汉，正一手操着把二指来宽的大剃头刀，一边往自己头上浇水，一边自己给自己剃头。

酒菜一一上了桌，热腾腾的豆花，红彤彤的豆豉辣子水，香喷喷的老腊肉，好逗人！

普大哥光着个白生生的大脑袋走出来，笑着对满桌子的酒菜喊了声：“好！”

“普家大哥，早晓得你有这本事，过年时我该请你帮忙哪！”

“养花妹子，请我做么？咋不早说。”普大哥憨厚地问。

“算了，我不说。”养花笑得弯了腰。

长脸汉子哈哈大笑：“请你做么？杀猪打整猪脑壳呀。”

“啊？”普大哥摸了摸光生生的头，也笑了。

夜里，罗子文和普大哥他们在客房里摆龙门阵，一阵马达声响，又来了辆投宿的拖拉机，开车的是个大胖子，三十来岁年纪，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养花妹子，我饿死了，有好东西不拿出来待客，留来等哪个？”

“留来喂狗嘛。”养花笑道，“你没见我家那大黑狗，尽吃好东西，肥得一身都是油呢！”

“好！你骂人。打是心疼骂是爱！拿来，只要你舍得，二哥我才不怕荤腥呢。”

啪！胖子的手刚伸到养花胸前便挨了巴掌。

“狗娘养的韦老二，不是东西。”普大哥骂道，“还不是仗他大姐夫的势力，才这么狂。”

韦胖子却不理会，涎着脸唱起歌来：

么妹生来粉冬冬，
哥们想你想得凶，
情哥想你想得苦，
心头好似猛火攻。

那声音又嘶又哑，难听死了。

“啊哟！你这是唱歌？怕是饿老鸱叫呢。”只听养花调侃道：“你爹妈没教好你，我来教：

儿想娘，
想得皮泡脸发黄，
我是你娘亲妹子，
看儿荒唐不荒唐？

养花刚一唱完，普大哥便笑道：“儿罗！韦老二个杂种，该倒楣。”

罗子文也很开心。

半夜时分，罗子文的肚子一阵阵疼痛，把他折腾得难以入睡，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去厕所。大黑狗独自伏在院门口，睡得正香。

四下里静静的，静得来连圈里的马嚼草的声音也清晰可闻。

一盏马灯飘过来，透过而所竹笆的空隙，看得清那是养花。

淡淡的马灯照着养花那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身姿，她正在为槽头的马添加草料。

又有人走过来，蹑身蹑脚的，是韦胖子。他来干什么呢？

“是你？”养花的声音里充满戒备。

“嘿嘿！睡不着，起来陪陪你。”韦胖子嬉皮笑脸地说，“黑更半夜的，连个伴都没有，你不怕？”说着直往养花身边挨。

“怕么子？我连鬼都不怕。”养花说。马圈就在厕所旁边，罗子